

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

(上接第一版)

水,是林州人生生世世的想,年年岁岁的盼哟!

难道只能如某些人所说,人类只能安于宿命,既生于此,必终于斯?

林州取水于邻省的浊漳河,是古籍《山海经》上赫赫有名的河流,传说中衔西山之木石而誓填东海的精卫鸟,就产生在这里。

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,以弱小之身撼博大之物,抗冥冥之天,中国古人的想象力是多么充沛,理想又是多么高远!

远古的思绪难以追寻,但昨天的记忆仍十分清晰。

那是1960年,杨贵带着大伙一人头扎进茫茫太行,舍生忘死,苦干十年,硬是在太行山腰凿开了一条长渠——红旗渠。

山的地图上,从此多了一条代表水的蓝色曲线。

这条在悬崖绝壁上“抠”出来的水渠,是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,林州人勒紧裤带创造的奇迹。那是一部昔日太行人的英雄史诗!

唯有憧憬梦想的大脑,才能酝酿这样的史诗;唯有洋溢激情的人们,才能谱写这样的史诗!

石板岩乡大垴村党支部书记许存山,就是个有梦想、爱做梦的人。他的梦是一张张叠加的蓝图。

大垴村是林州最高最偏僻的一个村,海拔1750米,四面都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。

许存山接村党支部书记担子时才26岁,他扛起了全村人富裕的梦想。

村委会全部资产摊在他手心上——三个硬币,一共9分钱的积蓄,18360元的欠账也摆在他面前。当兵时,许存山常常梦到家乡,梦到孩子们进了学校,梦到路修到了山下……

但他想不到,梦想的实现,竟是这样艰难。

摆在他面前的有六难:行路难、吃水难、吃穿难、照明难、通讯难、娶妻难。

太行山的石头多是石英岩,这种红脸蛋的石头,出了名的坚硬。但红脸蛋的岩石这次碰到的是黑脸蛋的许存山。

他召开支部会,全村12名党员在党旗下发出梦想的誓言:“握紧拳头不松手,发出过河不后退”。

很快,蓝图摆在村民们面前:两年通电,五年通路,三年通水,十年之中大植树,二十年兴科技……

有人说,爱做梦的许存山,这次是在白日做梦。

然而,理想的海洋一旦升腾,就能激发出精卫填海的无穷力量!

架电,重500多公斤的水泥杆往山上运,要绕过几道悬崖;两三千米的路程,全靠人抬,小孩棉衣当垫肩,肩膀还是肿得发痒。

一百多根电线杆,24个壮劳力,整整抬了两年。

电终于通了,村里的小太阳,照亮了太行。从来没用过电的山里人,把烟袋架到灯泡上——老汉们抱怨说,灯什么都好,就是点不着袋烟。

再之后,又修了4年,大垴村的人,把路修通了。一个村子的人,挖了48万土石方。

黑脸蛋最终胜了红脸蛋。

看到汽车开到山顶的第一眼,许存山一头倒在地上,晕死过去。

如今,大垴村依然不能算是富裕之地,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,但它一步步前行,正在实现自己的第六个蓝图——太行山石板垒就的大垴,要变成药材之乡、生态旅游之地。

许存山和大垴,是郑中华墙上蓝图中的点和线,只有每个人发出理想的蓝光,蓝图才能变成美景。郑中华和许存山,是绘着两张蓝图的人。

阿尔卑斯山畔的葡萄园,映照三个太阳的光辉。中国的红旗渠却映照更多太阳,每一块在渠上砌着的太行山石,每一个修渠者的躯干,释放出来的都是太阳的滚滚热量。

面对墙上蓝图,郑中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——在林州,谁干了多少事,都要与红旗渠比一比。

他经常穿梭于红旗渠的干渠支渠上,有时长久地抚摸着渠壁上的方石,就好像紧握着前辈的大手。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索引,就会失去方向。

郑中华不断追问自己:饿着肚子,可以号召大家为吃饱而奋斗;但吃饱肚子,要为什么而奋斗?

上世纪60年代,十万大军战太行,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,解决了林县人畜饮水的生存困境;

上世纪80年代,十万大军出太行,大力发展建筑劳务,解决了林县人的温饱问题;

上世纪90年代,建筑大军用挣回来的钱扶持家乡企业发展,实现着“富太行”的梦想。

进入新世纪的今天,作为全省108个县市综合实力前8强的林州,虽然不用像修红旗渠一样开山,但发展中的无形之山,如何开凿,怎样翻越?

“精神立市、工业强市、和谐兴市”——接过红旗渠的大旗,郑中华这些人把精神举得更高,把梦想也举得更高。

太行之气——一派正大沛然的气概
盘古氏“左手执凿,右手持斧,或用斧劈,或以凿开,自是神力。久而天地乃分”

——《开辟衍绎通俗志传》

太行山,是一座有豪气的山。那是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,盘古是先天之气的化身。当英雄撑开天与地时,中华民族的正大沛然之气,自天地不再混沌的那一刻勃然而生。

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,历经五千年,无论浸泡在怎样的苦难当中,始终不绝这口绵绵之气。

豪气是脾气,也是勇气。而在林州人身上,一个民族的脾气、勇气和豪气,表现得尤为强烈。

很多人把林州人引水开山,比作盘古开天地。想必当年一手执凿,一手执斧的英雄面对茫茫的混沌,如同林州人面对高高的太行,胸中涌动的正是那一股天地间正大沛然之气。

中国很少有城市,把专门为小推车写的歌,作为自己的市歌——当年修红旗渠,小推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。歌中唱道:“山里人生性犟,后边来的要往前面放。”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,歇脚时,走在后面的一定要推车放到前边才停下来,就为了不居人后。

——这是一首林州人都会唱的歌,是一首在他乡的林州人都感到骄傲的歌。

唱到那个犟字,林州人都心领神会;没有这点犟劲,敢在太行山上动土?

林州人脾气犟,就像太行山上的那枚“虎口椿”,挤在虎口般的岩石间,有一点薄土,就倔强地吐出一片新绿。

有人感叹,是太行山造就了林州人的脾气,犹如苦难磨砺出中国脾气。如果林州人没有这样的脾气,必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;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这样的脾气,也熬不过千百年的艰难,挺立在世界东方。

林州人的脾气又叫“红旗渠脾气”,特点有三:干得苦、看得远、想得大。

李广元,林州的钢铁大王,是一个典型的具有“红旗渠脾气”的人。我们在凤宝特钢厂门口见到他,这是个表面看来温和,甚至有点腼腆的汉子,和传说中的印象判若两人。一辈子没有离开钢铁,他把他的事业变成了最简单的口头禅——干事。

李广元喜欢干事,他喜欢在钢铁中干事。

26岁时,他干的事是接过了铁匠铺,那是个专门打造红旗渠所用工具的铺面。少年的李广元就是在这里,目送着父辈们的背影,走向红旗渠的。

但是,不甘于一辈子在铁匠铺打铁的李广元有一天提出搞汽车配件。

村委会上举座哗然。

李广元不慌不忙:“我领着干。成了,是咱村子的;砸了,是我的。”

现在,汽车配件已是林州的支柱产业之一,这一产业大部分起源于李广元当年不起眼的小小铁匠铺。

外在的是羞涩,但钢铁,才是这个林州男人的真正性格!李广元终于干成了事,把一腔打铁的小火炉,变成了产钢的高炉。

2001年,曾经的铁匠铺开始发展钢铁产业,进而进军特钢及无缝钢管。目前,正在建设50万吨油井管项目。

水火相济,融于一身。谁也说不清这个温和的男人,心里藏了多大的一把火!他成为林州最大的利税大户,一年纳税过亿。他说,人不能只为钱活着,我生在太行山,长在太行山,红旗渠的精神已经长在我的骨头里。

在太行山许多村落都可以发现李广元这样的传奇人物。郭变花就是这样一个人。见到她也让我们颇为吃惊,她并不像娇柔的花,更像一棵大树,神气活现地立于太行山上。

郭变花的脸上山风洗得黑红,脚下穿的是那常年不变的解放鞋。

15年前,一个电话把在外地承包工程的她催回了家乡,乡里领导对她说了,干吧,石大沟就交给你了。

“石大沟,石大坡,荒草连成窝。”有人泼冷水:“男人们都没把石大沟干成景,你个妇道人家能干出个啥?”

可是,生就红旗渠脾气的郭变花偏要干出个啥。

郭变花治路,治穷,更要治山。治山就要种树,种树就要爬山。从此,长在平原的郭变花和山“粘”在了一起。

之前,这个女人恨山。第一次去婆家石大沟,她就跟丈夫怄气:早知道你家在这儿,不嫁给你了。

现在,全村人眼巴巴,直勾勾地盯着她,她不得不逼自己爱这些山。从来女人干事难,九分苦一分甜。这个之前在城里穿高跟鞋的女人,从此只穿解放鞋。一年穿破十几双,只为爬山。

荒山没人管,拍卖没人要。郭变花揣了一兜子钱去了,这个女人响当当地拍着自己的包裹着:没人要这山?我要了!

她一口气承包了万亩山林。在山上挖个窑洞,支起个灶,就着山水吃饭,听着山风过穴。

每一年,她种十几棵棵树,一年上千亩。一干就是五年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说,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炼,才能炼就创造天堂的力量。

我们问郭变花,难不难?她想都不想地回答:“老一辈吃野菜修成了红旗渠,还有比那更难的吗?”

面对绿油油的承包山,郭变花说,这树我一棵都不要,一棵都不砍。砍一棵,我都是石大沟的罪人。她让荒山一片翠绿,把石头变成致富资源,用山货打造销售品牌,穷村改变了模样。

全村人做了个红绿带,给她披上。

十八世纪初,从未到过中国的黑格尔,收集到了他能收集的所有中国文献,认真研究后认为,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

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河逆流而上,生于太行山的人们深知,在这里,人类的精神之光一直照耀着太行人的心灵,民族的精神火把,从来没有在历史的天空熄灭过。

——“谁言百炼钢,化为绕指柔?”

他是一个亿万富翁,也是一个穷得没钱吃饭的人。最苦的时候,机器全趴在厂房里,家里拿不出一分钱,门口站满要账的。

2008年,桑中生投资搞起了用于太阳能的多晶硅,当年就缴税1亿元。2009年,投资27亿元扩大产能。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浪扑到了中国的山区,原来300多万一吨的多晶硅,降到10万元也没有人要。

只得停产。

置之死地,能否后生?没有资金寸步难行,情急无奈之下,如同秦琼卖马,杨志卖刀,桑中生决意出让企业股份,换来帮他进行技术改造的团队,以作最后一搏。

桑中生能否走出困境?没有人知道;这一搏就是最后一搏?没有人能回答。可桑中生说,林州人认死理,一条道走到黑,就得成功。

大凡英雄志士,往往浸染着浓烈的悲壮色彩。他们历尽艰难险阻,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——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斗,直到最后一息,如同不顾一切逐日的夸父,最终倒在实现理想的途中。

曾赴太行,曾出太行,曾富太行,但是,林州人不允许自己安卧太行,这是一群虽然吃饱了饭,还要为自己理想逐日的人!

太行之爱——一首奉献当代的颂歌
“往古之时,四极废,九州裂,天不兼覆,地不周载……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

——《淮南子》

太行山,一山高于一山,一山险于一山,一山雄于一山。没有人告诉我们,太行山是不是女娲补天后留在人间的神石,补上去的是天,遗留下的是爱。

请告诉我们,太行山边的人们,为什么具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大情,俯仰天地的大性,炽热如火的大爱?临淇镇白泉村党支部书记张福根的一生,就是对太行人这种大情大性大爱的最好诠释。

盘山而上一个多小时,我们见到张福根,此时已是傍晚。如同故友重逢,客人与主人相见甚欢,相拥而坐。

群峰壁立,星空寂寥;山风拂面,松涛有声。

一落座,张福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畅谈他的白泉创业史:

“劈山修路,打通了白泉通往山外的22公里大路;

打旱井,52年打了1685眼,没让百姓去远处打过水;

植树造林,凭借一双手两个肩,一把镢头一张锨,绿化了2万亩荒山;

发展旅游,建了个白泉山庄,开辟景点搞旅游致富……

麻利的女人“桃花嫂子”。

一位画家给她写了几个字贴到了屋里:“桃花嫂子面,好吃看得见。”渐渐地,她把“桃花嫂子”的招牌挂在了外墙上。

当地人,桃花谷里桃花店,桃花嫂子桃花面;桃花乡里桃花香,桃花溪漂桃花瓣。“桃花嫂子”成了太行山里的品牌,老粗布、杂粮,都追着赶着标出桃花嫂子的名字。

人们看到申兰英脸上总是挂着笑,可她内心却有不为人知的苦楚。她把自已与丈夫结婚时的一张照片镶在镜框里,天天守着。

当我们提到原海生时,她说,只有一张合影,11年了,还是想他……

一语未了,掩面而去。

总是有一些英雄没有来得及戴上红花,就悄然隐退到历史的幕后。

原海生坠下悬崖的地方,后来是一道有名的景点,两道飞泉夹石而过,取名“含珠”……

所有的光荣与梦想,都是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,如同追日的夸父,“体解而未变”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!

谁也不敢说上天亏待了林州。但是,这个大山里的地方的确没有得到上天厚爱。一个缺水之地,一个守着一堆石头的穷县,凭什么50年前让漳河之水天上来?凭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,让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河南108个县市处于前列?

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,不仅在于拥有有形的物质力量,还在于,某种意义上说更在于是否拥有无形的精神力量;经济的发达,可以是一个国家贴上强大的标签;而唯有精神的力量,可以让一个国家扛得起伟大的字眼。

太行山下,一个曾在井下挖煤的汉子,在韧性的坚持中获得了不止一次的重生。

桑中生从来都拒绝谈起他最艰难的时候。

记者试着问他,他回避,不提这个。

笑着拒绝,然而泪水就在瞬间流下。

——“谁言百炼钢,化为绕指柔?”

他是一个亿万富翁,也是一个穷得没钱吃饭的人。最苦的时候,机器全趴在厂房里,家里拿不出一分钱,门口站满要账的。

2008年,桑中生投资搞起了用于太阳能的多晶硅,当年就缴税1亿元。2009年,投资27亿元扩大产能。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浪扑到了中国的山区,原来300多万一吨的多晶硅,降到10万元也没有人要。

只得停产。

置之死地,能否后生?没有资金寸步难行,情急无奈之下,如同秦琼卖马,杨志卖刀,桑中生决意出让企业股份,换来帮他进行技术改造的团队,以作最后一搏。

桑中生能否走出困境?没有人知道;这一搏就是最后一搏?没有人能回答。可桑中生说,林州人认死理,一条道走到黑,就得成功。

大凡英雄志士,往往浸染着浓烈的悲壮色彩。他们历尽艰难险阻,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——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斗,直到最后一息,如同不顾一切逐日的夸父,最终倒在实现理想的途中。

曾赴太行,曾出太行,曾富太行,但是,林州人不允许自己安卧太行,这是一群虽然吃饱了饭,还要为自己理想逐日的人!

太行之爱——一首奉献当代的颂歌
“往古之时,四极废,九州裂,天不兼覆,地不周载……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

——《淮南子》

太行山,一山高于一山,一山险于一山,一山雄于一山。没有人告诉我们,太行山是不是女娲补天后留在人间的神石,补上去的是天,遗留下的是爱。

请告诉我们,太行山边的人们,为什么具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大情,俯仰天地的大性,炽热如火的大爱?临淇镇白泉村党支部书记张福根的一生,就是对太行人这种大情大性大爱的最好诠释。

盘山而上一个多小时,我们见到张福根,此时已是傍晚。如同故友重逢,客人与主人相见甚欢,相拥而坐。

群峰壁立,星空寂寥;山风拂面,松涛有声。

一落座,张福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畅谈他的白泉创业史:

“劈山修路,打通了白泉通往山外的22公里大路;

打旱井,52年打了1685眼,没让百姓去远处打过水;

植树造林,凭借一双手两个肩,一把镢头一张锨,绿化了2万亩荒山;

发展旅游,建了个白泉山庄,开辟景点搞旅游致富……

他说,这就叫创业四部曲!

在海拔800米的悬崖上,张福根口若悬河,激情四溢,迎风开怀,顾盼神飞!

眼前的张福根,哪里像一只眼睛失明的72岁的老人?

哪里像大字不识几个的土生土长的农民?

畅谈“四部曲”后,老人意犹未尽,又吟诵起他早年的励志诗作。那诗句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——“蹬破地球闯开天,单手举起太行山”!

此刻,我们不禁受到感染,这是太行儿女用山的气魄与山在对话!

太行山,你的孩子为什么这般神勇?谁给予他们补天之力?谁给予他们造地之能?

张福根有双蒲扇大的手。掌上的老茧铜钱厚,十指粗糙像钢锉,带着累累伤痕。

有的客人与福根握手,瞬间被那那双大锉锉痛。松开后,看着他的手,情不自禁地感叹:你是真正的劳模啊!

白泉村硬化了村民家门前的道路,到其中一家时,福根拦住了要修这条路的人。路的尽头,是福根自己家。

村民们不答应,终于,5年后,路通了。

我们一见到福根三次,每次福根都穿着同一身衣服,村里人说,那是他见客人的体面衣服。

我们问,老支书困难到买不起身衣服?

福根说,不是困难,是整天穿着好衣服,就不想干活了。

福根每天都要下地干活,开会误了活,也一定要补上。他说,我一天不干活就不得劲。

当了52年的村支书,但每次选举乡亲们还选他。每次选举,福根都是全票。他们说,福根活到一百岁,就让他把支书当到一百岁。

临别时,福根偷偷对我们说了句心里话:是的,我还想再干20年支书,因为乡亲们要做的事还没有做完。说了之后,他不好意思地笑了,他觉得自己有点贪心。

春节,村民们自发在村委会贴了副对联:“半生辛劳富白泉,一腔热血为百姓”,横批:“不忘福根”……

一百多年前的欧洲,一位伟人,历史把那些为了伟大的目标而工作,从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看作是伟大的人;经验则把使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称赞为最幸福的人。

这个人,是卡尔·马克思。

林州人是幸福的,他们被如此创造而不求回报的氛围包孕着,被如水的爱拥抱着,被英雄的精神滋润着。就像幸福的德萨雷,它的葡萄园,被三个太阳拥抱着,天上的给其温暖,湖里的给其滋润,石墙上的给其坚强。

无论是德萨雷的太阳,还是林州的水,都是爱的光芒,是无法言说的内在力量。

万福生,林州企业家。父亲参加过红旗渠修建,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路出太行搞建筑,创业刚赚了点钱,就在当地捐建了一座中学。临终前,父亲把万福生叫到床前说,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要千方百计吃饱肚子,吃饱肚子的时候,要想到还有没吃饱肚子的人。

万福生怎么能忘记那个播一口袋种子,只有一兜收成,曾用火柴盒分配粮食的年代!他接过父亲的事业,更记住了父亲的遗训。迄今为止,他捐献的善款达到1000万元,被称为“林州好人”。

一次下乡诊疗,林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秦周顺让突如其来锣鼓声震撼了。那是村民们听说大夫要下乡来看病,自发组织起来欢迎他们,那一天,变成了乡亲的节日。

从那时起,秦周顺就在办公室挂了一张林州地图,每到一村庄义诊,就在地图上画上一个圆圈。

十几年来,他来回于红旗渠的怀抱中,行程4万里。林州地图上的543个行政村,已经被他画了434个圆圈。

他的目标是,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把林州市每个村庄都走遍。让一生没有到医院看过病的老人,享受哪怕一次正规医院大夫的医疗服务……

还有一个老人的捐款仪式,感动了人们。

当年曾经修过红旗渠总干渠的申满仓,为重修红旗渠拿出了两捆现金。一捆10万元,一共20万元。老人说,咱打拼挣了钱,不能光装在自己兜里。

老人是地道的农民,钱是头天晚上打电话,让在太原工作的儿子邮过来的。

今年2月20日,一场别开生面的慈善颁奖晚会在红旗渠畔举行。谁也没想到短短数小时,晚会现场便收到上千万元的捐款。



10月12日,林县委书记杨贵(左)来到红旗渠纪念馆,回忆起当年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岁月。半个世纪前,中国林州的十万开山者,历时十年,绝壁穿石,挖渠千里,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,插在了太行山之巅。今天,无数太行儿女在拓荒创业,执着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,书写更为壮丽的当代传奇。

新华社记者 赵鹏摄

父亲3年前病故,母亲2年前下岗。少年魏于皓被确诊为尿毒症,透析、换肾,巨额医疗费用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几近崩溃。

少年得到了资助。

少年的母亲站在台上,她说,我是个要强的人,我从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……

一语未了,女人蹲在台上放声大哭。

原来没安排讲话的市委书记郑中华,此时为激情所动,走上台来,即席演讲。他说,感谢新时代,感谢共产党。因为改革开放,才有了新时代,才有了这么多富人,他们应该回馈社会……

台下鼓掌!

郑中华又即兴朗诵起现场写下的一首诗:

“今晚,热泪盈眶;今晚,爱心飞扬;今晚,让我们感受爱的力量……”“林州,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,英雄的人民侠骨柔肠……”

有大爱无疆,就有大美难言!

太行之魂——一曲民族精神的咏叹
“太行,王屋二山,方七百里,高万仞……北山愚公者,年且九十,叩石垦壤,箕畚运于渤海之尾”

——《列子》

登上红旗渠,仿佛能听到太行山的呼吸。

无论是从地理方位,还是从时空坐标,这都是一座展现巍巍中华气象的山脉。

山上,是站立的中国。

地下,是深藏的中国——林州辖于安阳,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发现地,16万片甲骨文在历史的土壤下深藏不露,整整等了现代的人们120万个日夜。

如果寻到那根绳子,不知是不是可以找到远古人们面对太行山,结绳记事,系在一条绳索上的记忆?

时间的甬道,走出了一位叫愚公的老人。他带领后代挖山不止的声响,今天还鸣响于历史的回音壁上。

太行,王屋二山,虽然已从愚公的门前搬走,但是中国的未来之路上,还有渡不完的河流,搬不完的大山。

今年,杨贵和郑中华应中直管理局之邀,同时参与了一场讲座,两人一前一后讲演,主题就是红旗渠。

多么奇妙的搭配——同一职位,不同年龄。

皓首,黑发。

一个建设红旗渠,一个重修红旗渠。

神奇的传承把两人联系在一起。这不只是一次沿着历史痕迹的寻访,也是面向历史的发问,和面向未来的作答。

台下一片寂静,一片模糊的泪眼。

一个大国,一个强大的民族,必须具有展望未来的眼光,和追问历史的能力。一个时代,不能只留下飞速发展的数据,还应该为后人保存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当人们访问当年开挖红旗渠的那些“愚公”时,突然发现,岁月无情,他们已经在逝去年中慢慢凋谢。

毕竟,近五十年过去了。

当年叩击太行的前辈离去后,愚公移山的故事,是否还会有人讲述?人们担心的是,红旗渠精神,这种可以感觉却无法触摸的至真至宝,是否可以传承?红旗渠精神,是否会因物质生活的富裕而被窒息?红旗渠的精神家园,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,是否有人守望?

岁月可以风化坚硬的太行山石,唯有精神不可随风而去。

1934年,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,无数的人们放下手里的锄把和书本,眼睛放光地追逐着这支戴着红星的队伍而去。

在当时的条件下,这支队伍能给热爱它的人们什么呢?鲜血,